

## 九、天上飞来的"黑籽"?

我至今仍不知这是怎么回事。

从年龙、色达回到佛学院，离开这里已有三天了。我又回到了我住的那间小木屋。这屋子的主人是个藏族喇嘛，最近有事出去了，屋子便空关着。我来佛学院之前，有个上海中医学院的大学生已借住在这里，经热心的孙居士介绍，我也住了进去。九月，学校开学，大学生要回校上课去，这屋子便由我一人住了。等这位落拓不羁的大学生走后，我把屋子里里外外打扫了一下，稍许弄得干净了点。几块铺在地上当床垫的毛毡，拿到屋外噼噼啪啪拍打一阵，又放在太阳下晒了大半天。上次去色达时我已买了六尺花布，是当床单用的，也洗了一下，太阳底下一晒就干了。至于盖的，是从丹真嘉措活佛那儿借来的白被子，倒是原来就干净得很。

天气很好，中午的阳光火辣辣的。三天没在这儿睡了，我想把被子拿到屋外晒晒。咦，这是什么？掀开被子，我忽然发现床单上有一堆屑屑砾砾的东西。凑近了仔细看，是一些黑色的小颗粒，不下几十颗，比芝麻略小一点，形状有点象某种植物的种籽。用鼻子闻闻，无异味，似乎还有点细微的清香。我吃不准这是什么，便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，把它们包了起来。

这，该不会是老鼠搬来的什么东西吧？好像不是。这屋里恐怕没有老鼠，我在这里已睡了几个星期了，夜里从没听到老鼠的吱吱声或啃东西的声音。再说，这黑色的小颗粒，也不象是老鼠的食粮啊。会不会是有谁跟我开的玩笑？这种可能性更微乎其微了。一则，房门是上锁的，别人进不来。二则，这儿的人空下来就一门心思修持佛法，谁有闲情逸志来开这种玩笑？何况我来这儿时间不长，跟我打过交道的才有几个人？

我去找善宝，让他帮我看看，这是什么东西？

有个藏民也在他那儿。那藏民名叫拉巴，五十几岁，是个在国家邮电部门干了几十年的老邮差，也是个具有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，会说汉语，但不会写。他想退出共产党，找善宝，是要找个有文化的人帮他写一份退党报告。我问这位老邮差，干嘛要退党？他说他身体不好，不久前办妥了退休，这样可以到五明佛学院来专心修佛了，党章规定党员不准信佛，他已皈依佛门，当然要退出这个党。他说，为共产党干了几十年，现在退休了，有一种难得的解脱感，他再也不愿去参加什么组织生活、政治学习，再也不愿继续去作违心事说违心话……

送走老邮差，我把在被子里发现黑籽的事跟善宝说了。

"是吗？这事可太有意思了。"善宝仔细观察着我包在纸里的那些黑色小颗粒，若有所思地说，"你知道吗，从年龙回来后，我的被子里发现了什么？"

他从枕头下拿出一个小纸包来，给我看，"你看，大米！""大米？"

"是的，在被子里发现了一小堆大米。"他带点兴奋地说，"当时我就不相信这是老鼠搬来的，因为我的屋子里没有老鼠么，而且老鼠也不会搬运这么多呀。我还发觉，我被子的大米不是我米袋里的米！现在你的被子里又发现了黑籽，这就更加清楚了，这是我们去年龙拜访佛父佛母之后出现的胜兆啊！"

他叮嘱我，一定要保存好这些黑籽，它们看上去有点象植物的种籽，可这绝不是寻常之物，它们一定会给主人带来意想不到的福报！

我把这些黑籽小心翼翼地收藏好。这一不寻常的飞来之物，不能不令人想起发生在这儿的好几桩颇为神奇的事情……

在大经堂旁边有一口泉水，大家都叫它"龙泉"。据说这口泉水有点来历，虽然泉眼不大，却终年不竭，哪怕是在零下二三十度的寒冬，也从不结冻。紧贴泉眼打了一口井，水满自止。法王在十几年前创办佛学院时，几十个人就吃用这口井里的水，水不觉多；十多年后，佛学院学员已达数千，以这口井为源头修建了若干条水渠、水管通往四面八方，满足几千人的需要，水仍然不觉少！

前几年，这儿来了几位老太，白天在汉经堂听索达吉堪布上课，晚上就睡在汉经堂。汉经堂离大经堂不远，离那口泉井更近，要去拎桶水或洗洗菜什么的挺方便的。

奇怪的是，这几位老太同时病了，且病症相同，个个头痛欲裂，而以往她们中无一人有这种病史。大经堂里有个小医务室，备有一些常用药品。几位老太去要了点医治头痛的药片，可吃下去都不见好。有人说这也许是高原反应，早点回去吧，头痛自然会好的。几位老太都不想回去，来一趟不容易，既然来了，就要多呆几天，多学点佛法，多求点菩萨的保佑。不过，头痛得厉害，上课听不进、吃饭吃不下、睡觉睡不着，这咋办？

此事被副院长龙多活佛知道了。他找人把这几位老太叫来，对她们说：你们咋会把看守龙泉的护法给得罪了？这是护法给你们的一点小小的警诫啊！

几位老太叫苦不迭。原来，前些时候她们曾相约着一起洗被子，刷洗时大概靠泉井太近，肥皂水把井水给弄脏了。谁想得到呢，洗洗被子，居然就把看井的护法给惹火了！

龙多活佛跑到龙泉跟前，必恭必敬地将井台擦拭乾淨，然后为这几个老太念了经，老太们的头痛顿时烟消云散……

我听说了有关龙泉的这个故事后，第二天，汉经堂一下课，就跑去看这口不寻常的井。只见这井已被半人高的木栅栏围起来，井上用大大小小的石块堆砌起一座二尺高的井

台，上面插着十几面迎风招展的经幡。有些经幡已成了碎布条，颜色也已褪得差不多了，可见日晒雨淋，插在那上面的时间不短了；也有两三面经幡的色彩还鲜艳得很，显然是新近才插上去的。

在木栅栏之外，离开那口龙泉有几丈远，已用水泥重新砌了一个水池，通过管道把龙泉的水引到这水池里，然后再让大家用。

这水清澈甘冽，喝在嘴里，甜津津的，比大城市装在玻璃瓶瓶里的什么“矿泉水”，不知好喝多少倍呢。

没人再头痛。看来龙泉的守护神已息怒了吧。

有关法王的种种传说带有更大的神奇色彩。

据说在道孚县有座果吾山，历史上曾有不少高僧来此修行，包括晋美彭措大法王的前世古·根桑索南在内，不少大成就者曾将脚印留在岩石上。八年前，法王前往道孚为果吾山举行开光沐浴，也以神变在清灰色的岩石上留下清晰的脚印。

据当时在场的目击者告诉我，法王在岩石上踩出脚印，并不是靠武功中的所谓“硬功”——一脚踏下去在石头上使劲弄出痕迹来，而是先在岩石上站稳，一动不动，闭口不言，进入某种入定状态，跟菩萨的信息取得沟通，然后，他的脚一下子就踩进石头留下足迹了。而今，法王在果吾山上留下的脚印已成为人们的朝圣之处。

能在石头上留下脚印，这当然已非寻常之辈所能想象，不过，听说今日能在岩石上踩出脚印者，并非法王一人而已。能凭法力从空中取出伏藏，这才是法王更异于一般藏地高僧的地方。

在本书开头简略回顾藏地密宗历史的形成演变时，已经讲到，一千二百年前莲花生大师来藏地播下佛教密宗的种籽后，曾在离开藏地时埋下了不少“伏藏品”，如佛教经书、佛像、法器、财宝等等，这些藏品埋藏于地下、水下、山里和空中。根据莲花生大师的预言，在今后一万年里，这些“伏藏品”将被后世的大成就者陆续发掘出来。

听说，近年晋美彭措大法王曾多次从空中“取”出“伏藏品”，如在五明佛学院举行会供时，空中有一闪光的宝匣落在法王手中，在新龙登上扎嘎山时，从山里取出一个莲花生大师像和三个宝匣，在多德卓岩山，法王取到内藏大圆满之精华的螺形石筐……这些极为珍贵的藏品现在都保存在五明佛学院里。从常人的眼光来看，取伏藏，简直是“无中生有”，难以想象。可是，不少人亲眼看到这一场面后，除了赞叹法王的法力不可思议并由此生起对佛法更大的信心，谁还会说这是不可能的“无中生有”呢？

而尤令无数信众感奋的是，去年法王在新龙举行为期十天的大法会时，到法会最后一天，空中突然落下许多白色小圆珠，大小如一颗六神丸，质地坚硬如石，色泽晶莹剔透

透。很多人都捡到了。据说这是"佛法舍利"，极为珍贵，而天降舍利，在藏地历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胜景。我这次去佛学院，跟几位藏胞结下善缘，有当场拣到者送了几颗给我。当我把白色的小圆珠放在自己眼前仔细观察时，我不能不感叹佛法的不可思议。

当年，释迦牟尼成道之后，在他四十多年度化众生的事业中，轻易不显示神通。佛陀认为，神通并非佛门独有，外道也有，有些外道的神通还相当厉害，凡夫众生若不明因果而执着神通，会忘失佛法。但在有些时候，佛陀也显示一点神通，如他在教化阿怙利玛拉和诃玛时，就先用神通震慑对象，然后再用正法点化他们。据《妙法莲华经》记载，佛陀晚年在宣说大法时，偶尔示现神端，眉间白毫放出熠熠光芒，大地都为之震动……

听说前些年有个来佛学院进修的小活佛，在旁人鼓动之下，曾在大经堂前的一块石头上，踩出了一个脚印，法王知道后很不高兴，批评了这个小活佛，不准他以后再随便显示神通。但当有一次一个某教的高人来佛学院挑战，当着法王的面在石头上踩出脚印时，法王将怀抱的小狗放到地上，让小狗绕那人走了一圈，也在石头地上踩出了几个清晰的狗脚印！法王对来者说：有的人人道没学好，狗道倒是学会了。羞得那人无话可说抱惭而去……

选载于东北风电子杂志